

游客前往西岭雪山,要经过邛江镇,再沿着邛江河逆水而上五六十里才到达景区。很多人对这个“邛”字既不认识,也不理解。这个“邛”字其实是唯有大邑县独有的地方字。



邛江花水湾

邛的解读

“邛”的繁体为“𪛗”。“𪛗”字最早见于秦相李斯的《仓颉篇》：“𪛗，蜀地，亦姓氏。”东汉许慎所撰写的《说文解字》载：“𪛗，蜀地也。”宋代丁度著《集韵》载：“𪛗，乡名，在临邛。”这个字在清代乾隆版《大邑县志》、清《邛州志》均有解释，历史上的大邑县曾归邛州管辖。

“邛”字为左中右结构，简化后成了“邛”字，与“出”字同音，读[chū]。在《康熙字典》《辞源》《辞海》,乃至今天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均有出处。

从汉字“六书”中的“象形、会意、形声”三种造字方法来看,“邛”读[pēi],指古代耕种用的简单农具。“昔”读[xī],意为“往昔、从前”;同“腊”,“干肉、陈肉”等。“β”读[fǔ],同“阜”,本义是土山;同“邑”指国家。作汉字的左耳旁时,一般与高坡、深谷、山地有关;用着汉字的右耳旁时,一般与城邦、国家、地名有关。这个复杂的左中右结构的汉字,融合了“象形、会意”的构成原理,充分说明西岭雪山地区这个特有的“邛”字,来历非凡。

如果“邛”字去掉了“β”变成了“出”,则就失去了其历史的原本意义,实则是否认了这个字所代表的那段历史,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邛国由来

要谈邛国由来,得先从邛江河说起。全长100多里的邛江河流域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是大邑县的母亲河。邛江河发源于西岭雪山前山红石尖半山处,潜流至獐子崖

行走

行走

我们要去的龙头寨,位于川北云雾山脉的东支山脉,是四川通江县两河口镇的一个村。沿壕坝塘往南,从王家埡口直下的刀背梁上,突起两峰,峰高数十丈,因山峰形似龙头之形,有举首高昂、腾云飞天之势而名为龙头山,山峰下就是龙头寨村。

从两河口出发,逆岩水而上,蜿蜒盘旋,近2个小时,我们的车爬上了1000多米海拔的山顶。到了山顶,视野就开阔。数个山头相连着,馒头样高卧在春风里。四周苍山如黛,云天一色。春风吹拂,公路在山间起伏,坐在车里仿佛冲浪在海中。圆圆的山头上的土地裸露着,从车窗望出去,山岗开始醒过来,渐渐有了春色。稀疏的李子树幼苗,散落在山岗,青黑的纤细枝条,正举着小小的花蕾,在布满青云的天空下,正积蓄着力量准备开放。

车越往前开,视野里的树苗开始多起来,有的已经开花了,星星点点的洁白,让我想到夜晚的星星,想到夜晚的萤火虫。在海拔1000多山的山上,春天来得有点迟,出发时成都已已是芳菲皆尽,可在这里,李花才开始盛开。其实,只能算是“始”开,还不能到“盛”开的程度。

可翻过一个小山岗,我们一下闯入了大片的花海。满山满坡的李子树,形成一片白色的海洋,满树满枝都是花朵,它们静静的,似乎在树上参禅,但静里却有盛大的气场与我们迎面相对。

满坡的花树以其簇拥着的珠玉之白,在静静的大山里显得那样生机、那样好看,真是山河大美而不言。实在无须言说,就是不说也深切地感染你、触动你。看见这些李花,觉得是见到了亲人,潜伏在血脉里的性情,也开始在李花的开放里卸下城市生活的外壳,露出自然易感的柔软内质。我深吸一口气,湿润清新的空气里有淡淡的花香。我们内心在开始欢呼,要向它们奔去。花朵有的盛开着,有的正半合半开,有的珠圆玉润。突然我看见好几朵半开半合的花苞,似听见我的呼吸,在打坐里睁开了眼睛,绽放了,花苞中淡黄色的蕊蕊弹起腰身,抖落下几粒花粉。我

发现邛国

□杨刚祥



邛江河中游的三坝(上坝、中坝、下坝)

处才形成了溪流,吸纳了五筒沟、横山河、大河、小河、大龙溪、川溪河等千沟百溪,千回百转,一路滚滚东去,经西岭、花水湾、出江、新场及邛崃的茶园、桑园等地,注入邛崃的南河而至岷江。西岭雪山前山的大飞水原始森林风景旅游沿线,又称“古邛源头”。

据史料记载和千百年来的民间传说,邛江河上游西岭雪山脚下的大飞水、两河口、打索场、天车坡等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人类活动的遗迹,夏、商、周时随古蜀国的兴起而兴旺起来。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西岭雪山地区在这个时期成为汉、藏、羌等民族杂居之地。这个地区的人们以农业为主,畜牧业、狩猎和多种副业为辅,其生存方式也就融合了多民族的特点。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西岭雪山地区这一支邛人,因人口逐渐增多、不断崛起而形成邛国部落,与外界的交流增多,部落人口开始向邛江河中游地区不断迁徙,最后在30公里外的地势开阔、物产丰富的邛坝这块土地上,形成了经济、文化中心。

约有2万人口的方国——邛国,在正式形成约300年后,到了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时秦国灭掉了蜀国。邛国在大统一的形势下,不是被消灭掉了,而是自然融合到了强大的汉民族大家庭中……20世纪60年代,邛江古镇在修建一所学校时,曾经从地下挖掘出不少古城砖,就是2000多年前的古砖。

邛人的生活史

川西平原西部的盆地周边与邛崃山脉、龙门山脉的接合部,也就成为了汉、藏、羌等民族相融合的地

春到龙头寨

□刘馨忆



惊讶了一会儿,对着花朵笑了。树上更多的还是一粒粒的饱满大珍珠,有着不为所动的安静内力。看着珠玉有光的花骨朵,直觉得它们是正在困眠的小鸟,静里藏着无限的动感,随时都会展翅欲飞一样。它们排着队,等待春风来喊它。缓缓移步在花树间,感染这天地间有序的自然与自在,我的心像流水里的水草一样舒展摇动。

满山满坡皆是白色,皆是花开。我的眼睛变得十分清明,看见每一株花树似都带着光晕。满坡的花阵,传递给我春天特有的力量。心里的惊叹,化成了赞美,枝条向天空举着花朵,我向花朵举着手机。如蜜蜂追逐花朵,拍照,想记录下每一朵李花的样子。

哪里认得完每一朵花呢?花花相似,但朵朵不同。我抬眼望去,远山是苍青的,云也是温润青蓝的,大地被春草的绿色覆盖,只有那些大地上的白色才是天地间的主角。李树的树枝伸向天空,举着素色的花朵,枝条上站满密密的白色花苞。在这些静洁的色系里,大块白色,映带着远山,青云,互为成全,一起构筑了山里的人间春色。

山坡的对面也是一面缓坡,两面缓坡相夹成一个宽宽的沟谷,沟谷中就是龙头寨村居民的集中居住

方。大邑城北静惠山、锦屏山往西北便是连接西部山区的大片丘陵,这一带是汉人与古羌族人居住交界点和分界线,大邑这块靠近西坝子边沿的地区,从军事上说自然就成了双方必争的一块地盘,蜀汉大将赵云在此驻防就成为必然,也就有了赵云“九寨连营”之说的十里防线。大邑县城北面的静惠山、锦屏山一带,自然成了蜀汉西部军事防御的一个重要隘口。

邛江河流域,虽然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但这个地区至今还保存着与成都平原汉民族不尽相同的地方文化与民俗风情。

多少年来,邛人生活过的西岭雪山地区,因受地理环境所限,房屋的建筑全是就地取材用木料,排列穿斗的房架,木板装壁、木板成楼、木皮盖顶,而且现在还保存着不少的吊脚楼,当地人称“虚脚楼”。依山而建吊脚楼是羌族人的一种发明,也是过去羌族居住地区普遍的一种房屋建筑,在今天的西岭雪山形成了一道特有的风景。每当秋天,那吊脚楼上挂满了金黄的玉米棒子串、火红的辣椒串、乳白的大蒜串,红、黄、白把山里农家点缀得颇有几分诗情画意。

存留着不少羌民族文化元素的邛人,在历史上又以“笮人”之称。笮字读[zǎo],笮乃竹,笮也。邛江原本作笮水,竹王水就是指邛江河。说明古羌地处岷江上游,山高谷狭,交通险阻,羌人把架索桥、“悬筒渡索”的溜索和木架挑桥的这些技能传到了西岭雪山,开凿了栈道、架设了索桥,打通了与外界的交流与联系。同时,他们把以竹篾制绳索和以竹制麻、以竹麻打草鞋的传统技艺,传递到了西岭雪山地区,并

一直沿用至今。这里的男人都会制竹麻、破竹篾、编背篼,那大小不一、形状不一的背篼,在背柴火、掰玉米、割猪草或去两河口赶场时无所不用;家家都有打草鞋的“草鞋耙子”,男人女人都会围坐着“草鞋耙子”打草鞋,他们无论在庄稼地里做活,上山伐木、狩猎、挖药、烧碱,还是赶场、走亲、访友,一年四季都是打绑腿、穿草鞋装束。

邛江河流域生活的土著,在着装、服饰上也体现了羌族朴素的古风。无论男女一般都穿土布长衫,包头巾、拴围腰、缠绑腿。男子汉的头巾、头帕分为黑白两种,白头帕是白布做成,长七八尺,常年包缠着头部,就是在炎热的夏天也不会轻易地取下来。黑头巾系纱质布料,长达两丈、宽四五寸,只有那些有钱人家的男人才缠黑头巾,缠法特别讲究,要一袋烟时间才能够缠利索,那缠好的黑头巾活像个头盔非常结实,就是掉到地上滚几圈也不会松散。长衫是左右开叉,行走时腰间要扎腰带,长衫前摆则要对称叠加起来掖在腰带上,使长衫后摆形成“燕尾式”而翩翩飘飞,颇有风度。做客别人家坐太师椅时,两手先将长衫后摆往上一掀才能入座。女子则是绣花尖头围腰装饰,四季在身,白头帕三五次缠头成圈后,再将印染有花纹的蓝色方巾盖在头上固定有形,显得特别精神。有钱人家的妇女常常是白衬衫加蓝色外罩衣,领口处和两袖挽起时露出白衬衫,蓝白分明,显得干净利索。青年女子要学会针线活,一针一线地做鞋垫和脚跟处用的三角形“溜跟儿”,待出嫁时作为陪嫁。小小的鞋垫和溜跟儿,是评判一个山里女子是否心灵手巧、贤

惠能干、当好媳妇的标准。

一方山水养育一方人,一方山水一方风情。邛江河流域的山里人,大都是一日两餐,即吃早饭后出去种庄稼或营林、狩猎,随身带上干粮玉米馍馍,中午就在外面简单地吃下,称为“打间”。口渴时,就近找一处山泉,用手捧一些喝几口了事。男子汉经常上山劳作,为防滑,专门在草鞋的底部前后钉上两个椭圆形铁圈,并分别嵌有4颗半寸长的铁钉,称为“鞋爪子”,一双带“鞋爪子”的麻窝子草鞋足有两斤重,走在路上叮当作响,穿行林间或爬坡下坎非常稳固。他们背运物品、柴火时用的特制工具,称为“背夹子”,负重途中休息时,就将有凹槽的丁字形拐杖放到背后的背夹子底部嵌入拐杖方可。进入山林时,人人背腰处必然要拴上“刀拷子”,那鹰嘴大肚如企鹅状的弯刀不用时就插入“刀拷子”,非常安全。男子汉无论在庄稼地里做农活,还是上山烧碱、挖药、狩猎或者背运重物,往往都要披蓑衣或穿“棕褂子”,有时还戴斗笠。这种就地取材用棕皮缝制的蓑衣厚实、韧性、防雨、保暖,树枝、荆棘挂不破,当地有一句谚语“猫抓蓑衣,脱不了爪爪”,就是指蓑衣挂不破的意思。蓑衣便于山林中使用,晚间露营时既可当被盖,也可垫着睡,一衣多用很方便。“棕褂子”是蓑衣的简洁版,是用棕皮做成的“背心”,长盖过臀部,披上“棕褂子”在扛木头或背运重物时,起着护肩垫背的作用。用竹篾、棕叶做成的斗笠,则是一种遮挡阳光和蔽雨的工具有,是山里人外出必备之物。邛人的这些民风民俗,或多或少地体现了羌民族的特色。

邛江河流域上中游地广人稀,交通不便,但山里人有着大山一样的开阔胸怀和朴素情怀,其纯朴、勤劳、善良、好客是远近出了名的。他们走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遇到认识、不认识的人,都要主动打个招呼,热情地问对方你从哪里来、往何处、做什么之类的客套话。凡来到山里农家都是客人,他们都会以礼相待、以茶相奉。遇到用餐时,都会大大方方地请客人随主人一起随茶就饭。当有亲戚或者重要客人到来时,热情的主人定要拿出储藏的陈年腊肉、做石磨豆花,如果再宰杀一只自家喂养的公鸡,另外烹制一些山珍野菜、竹笋之类的特产,则是被视为最高规格的招待了。

邛江河流域及源头曾经形成邛人的古阡陌,穿越时空隧道,承继千年历史。如今这里已成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现代化的高山滑雪场,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海内外游客慕名而来。历史变迁带来的可喜变化,可歌可贺……

各种数据随口而出,如数家珍。他告诉我们,2015年,村里招商引资,种植了青脆李,到2021年,种植青脆李的产业园有8000亩,种植中药材和经济林近3000亩,年人均纯收入达1.3万元。这几年改造了危房132户,美化房屋130户,易地扶贫搬迁46户,户户通自来水,家家通网络,硬化产业园区道路26公里,整体提升了村民居住环境和生活体验,惠及全村近900人。村民的生活条件改善了,收入也增加了。

尚书记说这些数字就像说自己孩子,语气是亲切的,也是喜悦的。数字背后是具体的生活,也是村、镇干部实实在在的付出。如今,以青脆李产业园为中心,逐渐向周边扩散,李子树幼苗栽满了近1万亩的山林土地。我震撼于这个数字,闭了一会儿眼睛,想象了下春天,在群山环翠,平均海拔1200米的龙头寨村的黛青色山间,绽放着1万亩李花的雪白,该是怎样的美景?如果龙头寨的“龙”飞跃上天,看见这新时代的春天,该怎样赞叹呢?

龙头寨村属于通江的中山温凉区,年平均温度7℃至12℃。极端高温不超过32℃,极端低温零下18℃,寒冷期较长,通常谷雨断雪,立夏断霜,因此春迟,清明前后,春天才真正到来。

虽然春迟,但春天总是要来的。春天不会遗忘任何一个地方。那些移栽的李子树苗,定会向着青天生长,春天播下的种子,定会发芽开花,山岗上的绿色也定会在春风里水涨船高。

虽然这里无霜期短,低温、秋绵雨、冰雹、大风频发,又山深路险,耕种和生存条件较差,但经过近十年的改造和建设,高山上的乡村已如仙境般美丽,生活基础设施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夏天是绝好的避暑胜地。

天光欲暗,淡云似散。李花簇拥在路边,每一朵都是个饱满的春天。告别龙头寨,沿着水泥硬化道,我们开车下山。回望脆李园,青枝与白色印在青青的蓝天,当盛夏到来的时候,挂满硕果的青脆李园,该又是一番怎样的喜悦和繁忙呢?那时龙头寨的空气中,也一定有另一番滋味的甜吧。

转过一个山弯,眼前的青山上是满坡的桃园,粉粉的红色散漫在山间,醒目又亮眼,如梦如幻。山里的春色,正在次第到来。



Literature&Arts 锦水

08 成都日报



2023年5月30日 星期二

时令

江安河畔的初夏

□张华

夏天真是一位调皮的孩子,刚刚放出一点灿烂的晴光,转眼间又匿影藏形,雨蒙蒙的一片阴霾,突如其来,在窗外滴答作响,仿佛在补偿春天的干燥和短暂,惹得一些爱美的女孩子心里痒痒,不得不把刚刚显露出来的漂亮花裙子用厚厚的外衣包裹起来。

置身于恒温的空调室里,肢体的感觉渐渐迟钝。四季的更替似乎引不起特别的敏感。只有伫立在高楼的阳台眺望,当广阔的天空和田野尽收眼底,那葱郁的树木、泛黄的麦地,似乎在提醒我们又一个旺盛的夏天来临。——当我独自一人面对窗外,那是一幅默然的风景。

经历了漫长而沉默的秋冬,江安河绿道那些落光了叶子的突兀的树干又重新抽出新芽,仿佛经过冬的锻炼、雪的洗礼,树叶儿更加壮大、更加茂盛,成片的绿色,火红的石榴花,潺潺的流水,显示出生机盎然蓬勃向上的活力。

四时有节夏日长,一帘浓郁占清芳。万物并秀晴云度,花尽枝头百果香。

风暖昼长,草长莺飞,蝉鸣蛙叫,夏天拔节生长的无穷力量,给人无尽的遐想。

当炫目的日光像金子似的在水泥铺就的路面上闪光,我渴望骑着单车在广袤酣然的原野上奔跑,一任阳光在头顶倾泻,让手臂晒出红红的印痕,让困扰自己的那些潮湿发霉的情绪经过烈日的曝晒,再随着汗水一起蒸发掉。

想想夏日出汗,那是多么轻松舒畅的感觉,香汗淋漓之后站在水龙头下痛快地洗浴又是何等惬意,仅仅因为这些,我也盼望着夏天的到来。

假如一年四季都是春天般的温暖,该是多么单调乏味。感谢造物主让我们拥有炽热的夏季。

春天使人柔困,四肢疲软,仿佛中了酒精的毒,再也不能够振作;秋天呢,又太高爽,轻松得让人忘记世上还有炽热的夏季——这是一个现成的句子。冬天虽寒冷,头脑尚不受什么压抑。只有夏天它无孔不入地压迫你,让你每一个毛孔每一根神经都受到严重的挤压。这种炎威逼人的极度紧张的夏日生活,训练人类变成了坚强有力的生物。

因此有人说夏天是人类生活中最雄伟壮烈的一个阶段。

今天我们的时代,纵然有极少数人过着春天般享乐的生活,但是作为劳动者的人们,哪一个不是喘着气、流着汗与紧张艰辛的生活作抗争呢?脆弱的人群中也许有怨恨,但我却觉得只有虔诚地承受,我们尽量地出汗,尽量地发泄我们的生命之力,最后我们的汗液,便是甘露的源泉。这甘露会驱走夏季的炎热,将世界变得清明而爽朗。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